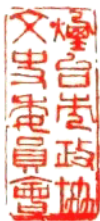


15.07

# 烟台文史資料

第四輯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同盟会山东主盟徐子鉴轶事·····  | 徐耀南         | (1)   |
| 辛亥文登丛氏一门三烈士·····   | 丛萍滋         | (4)   |
| 梁作友“捐资”纾难震中外·····  | 徐叔明         | (12)  |
| 忆参议员梁宗翰先生·····     | 夏吉林         | (28)  |
| 张宗昌与其把兄弟·····      | 于 新         | (32)  |
| 张宗昌与刘珍年牟平城区之战····· | 王程远整理       | (39)  |
| 刘、褚福山之战见闻·····     | 谢维春口述 张允德整理 | (53)  |
| 刘珍年据福山二、三事·····    | 谢维春回忆 张允德整理 | (60)  |
| 吴化文的家世·····        | 李正言         | (63)  |
| 我与丛镜月共事四年·····     | 林治文         | (66)  |
| 国民党在文登的始末·····     | 林治文         | (83)  |
| 赵保原其人·····         | 陈松卿         | (87)  |
| 胶东行轍事件亲历记·····     | 张衍学         | (94)  |
| 国民党胶东行轍事件见闻·····   | 徐叔明         | (98)  |
| 我所知道的胶东行轍事件·····   | 张铁砚         | (107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松椒大刀会·····     | 费正铎整理(112)     |
| 烟台早期体育史料·····  | 赵善性 朱体荃整理(117) |
| 鹿玉轩独资兴学·····   | 鹿滋泉 卢忠喜(119)   |
| 华北浸会神学院见闻····· | 刘信纯 张铁砚(122)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宁海丝绸述略·····      | 李延全整理(138) |
| 黄县登仁寿药局·····     | 田益清(144)   |
| 掖邑二洪昌钱庄·····     | 李正言(150)   |
| 掖县盐业史略·····      | 周之乐整理(153) |
| 烟霞洞·全真教、七真人····· | 曲言训整理(156) |
| “巽”说小志·····      | 张河清(168)   |



补

白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养马岛与刘宠墓····· | (27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文峰郑碑····· | (59) |
|-----------|------|

## 同盟会山东主盟徐子鉴轶事

徐耀南

辛亥革命烈士徐子鉴是我的先祖父，名镜心，黄县黄山馆乡馆前后徐家村人，早在一九〇五年留学日本时，就参加了同盟会，被孙中山委为同盟会山东主盟，后回国积极从事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的革命活动。他组织各界力促山东独立，并于一九一二年亲自领导、参加了烟台、黄县举义。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北京任参议院议员期间，撰文揭露了袁世凯称帝阴谋，痛斥袁氏之倒行逆施。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四月十三日，被袁世凯杀害于北京，时年四十一岁。

在他领导烟台举义过程中，曾经发生过清兵骚扰其家的事情。

当时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革命军连克登州、黄县。清兵第五镇张树元部为了阻止革命军西进莱州，命管带赵亚光率兵由掖县东开，进驻了招、黄交界的黄山馆。

一九一二年元月二十二日（辛亥年二月四日），赵亚光所部三十余人直奔馆前后徐家村，行将袭扰洗劫徐子鉴家。民众闻讯后，惊慌失措，村子顿时纷乱如麻，除老年人行动不便外，其他村民纷纷逃至村东南“杀人沟”躲藏起来。上午八时许，清兵进村即对徐子鉴家大肆袭扰，推倒桌椅柜箱，砸碎锅碗瓢盆、座钟挂表（迎门茶几上的英国大座钟亦被清

兵用枪托捣得无法修复），撕毁客屋内陈列之珍贵书画（其中有郑板桥的竹子）。并扬言：“谁敢暗藏徐子鉴之亲属，如若查出定斩草除根，活灭九族。”清兵在子鉴家骚扰三小时之久，室内室外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衣物器皿遍地皆是。旋即又将房屋倒上煤油，拟将焚毁。恰在此时，革命军闻讯派出小分队至后徐家村东北塆上。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，吓得清兵未来得及点燃房屋，抢着子鉴家的好衣物（皮袄、俄国毯子等）及年关备用的鸡鸭鱼肉，向黄山馆方向仓皇逃窜。

在清兵骚扰子鉴家时，子鉴夫人陈安凤带领全家逃至招远县猫头郭家村姑母家，亲戚不敢收留。无奈家人被迫度了五天的流浪生活。其堂弟徐镜古（同盟会员）夫人刁蕴兰携子女跑至招远县碾台宋家村舅舅家里。

元月二十四日，匿藏于邻居家的徐宪章（子鉴侄子，镜古之长子，时年十六岁）和徐平章（族人徐文筠之长子），不听大人嘱咐，出于好奇心，便来到黄山馆，要看个究竟。当时清兵见了剪发辫的就抓，他二人均剪去了发辫，并有人告发说：“他们是徐子鉴的后代。”因此清兵马上前来捕捉。徐平章见事不妙，立即钻进人群跑掉了，而徐宪章却被清兵捉住。继而清兵带徐宪章开拔到北马。这时，有的伍长主张把徐宪章身上浇上煤油烧死，赵亚光犹豫不决。正在其无主张之时，旋接徐子鉴的警告函件，云：“闻尔率兵东进驻扎黄山镇，尔营数十兵士去吾家骚扰破坏严重，民众反感颇大。吾侄宪章被尔营逮捕拘留三日之多，其安全应由尔负责。当前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清帝已奄奄一息，希认清形势，多做些对民众有益之事，以望后路。”赵见信后思想斗争激

烈，更加慎重考虑如何处置徐宪章。这时，赵亚光的夫人见宪章少年英俊，就邀宪章攀谈。宪章对答如流，毫不怯场。当问及“你念过书吗？会写字吗？”宪章一一作答。赵亚光夫人立即取出纸砚，宪章当场挥笔疾书小楷一篇，字写得利落端正。赵夫人对宪章的才貌大加赞赏，即招到住所保护起来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赵亚光夫妇考虑到清兵面临的困境，拟留后路，商量不能杀掉徐宪章。故派侦探化装成拾粪的到后徐家村找宪章的亲人。此时，其亲属仍在外避难，唯有族人徐文广在家。徐文广作生意出身，不懂什么政治，但是，本族侄子遇难，前去认领，责无旁贷。遂即与来人前去北马。至后，赵亚光热情接待，并对徐文广讲：“两方交兵，有胜有败。这孩子英俊聪明，有些人主张杀掉，害人家亲属我向来不干。时势不一定怎么样，今天打仗，明天可能成了朋友。你的侄子在我太太屋住，每天写字、吃冰糖，没受过任何委屈。今天交给你，给他戴上假辫子领回去吧。”接着赵安排他们吃了晚饭。时值深冬，寒风刺骨，赵特送一杯白酒给徐文广，以御寒暖身。徐文广道谢后，恐路上安全无保障，向赵提到：“长官，北马离后徐家三十里路，况兵慌马乱，我不要紧，这孩子如发生意外，我对子鉴不好交待，你和太太一片好心也白费了，请派员送我们回家吧！”这时，赵的夫人马上应允。即派原送信的那名亲信携枪护送。临走，赵亚光还亲自陪送出村，并对徐文广讲：“请转告对子鉴先生的问候。”

（黄县政协供稿）

# 辛亥文登丛氏一门三烈士

丛 萍 滋

丛门三烈士是兄弟三人：

大哥丛琯珠，字燮臣；

二哥丛琦珠，字赞臣；

三弟丛环珠，字华臣。我是他们的同族四世孙。

## 家 世

烈士之父麟洲公，是“捐监”，不是科举出身，文底不深，遇有重要文笔事项，还得求助于人，常受奚落。因此，下决心培植下一代，以光门楣，在家设私塾，请先生教育子弟。学童中除琯珠兄弟三人外，还有丛禾生、丛哲亭、丛益之等数人。

## 入 泮

数年后，琯珠、琦珠、禾生、哲亭同榜入泮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丛益之后来也入泮。有此成果，老人满心欢喜，培植下一代的决心弥坚。

## 日 本 留 学

光绪末年，停止科举。琯珠兄弟三人，受康有为、梁启

超等进步思想的影响，要求新知识，报效国家之心，非常殷切，遂先后去日本，考入早稻田等大学，学习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等学科。时年都在二十多岁。

## 参 加 革 命

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革命团体，瑄珠兄弟三人，都加入了同盟会。武昌起义，兄弟三人束装回国，参加革命活动。瑄珠在济南劝山东巡抚孙宝琦起义未成，就回到文登领导起义。

## 文 登 起 义

瑄珠回文登后，首先去联系的是林基遼先生。林先生是光绪三十年进士。在南方为官，清正有名。因为一起案子，打了被告，被告回家后死去，上司以林断案不当，被革职还乡。瑄珠去动员林先生参加革命，林当时还犹豫不决，瑄珠就激他说：“我辈读书人，当明大义，当此国家存亡之秋，怎能坐视不救？且你苦读寒窗，磨穿铁砚，所得到的，还不是革职还乡。大清对你有何恩泽？坐视犹豫，又待何求？”林听后，非常激动，当即将手中的水烟袋摔在地上说：“对！对！对！我革命！”之后，又去动员于霖逢先生，于先生以有腿疾搪辞作罢。于是，瑄珠兄弟三人，林基遼先生叔侄二人，西门里丛×奎先生和孙奎先生，商定到县衙夺印。

## 县 衙 夺 印

清知事岳宝树到任不到一年，无建树，也无劣迹。瑄珠等逼他交出官印，岳跪下泣求留任。瑄珠直言道：“你留



任，算哪一道？是你掌权？还是我们掌权？不成！你赶快走开！”岳无奈，交出官印离去。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，在文登建立了“临时军政分府”，公推丛琯珠为民政长，林基遑先生为审判厅长，丛琦珠为陪审员，丛环珠为学生军队长。

### 反革命复辟

革命政权刚刚成立，一些反动势力大为惊恐。西面以葛家为根据地的土匪头子郅长发为首；东面以文登营为根据地的刘×德为首，纠集一些不明大义的愚民，东西两路包围了县城。背后掌鹅翎扇的是吕彦枚。他是葛家集人，光绪二十九年进士，在外为官，被革职还籍，思想极端反动。他在家乡组织复辟总局，甘心给满清当奴才。反革命匪徒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攻城；城里也出了奸细孙立清，打开城西门把匪军放进城来。刚刚进城几个人，就被城门楼上的守兵发现消灭了，复夺回城门紧闭。不久，终因城里人少枪少，力量单薄，难以久撑。民政长丛琯珠主张暂避到草庙子，待烟台来军支援；审判厅长林基遑则主张派员去说服吕彦枚，让他出来平息这场暴乱。但在协议未决之际，城里已支撑不住，遂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夜，间，“临时军政分府”成员，从西门出走。出城不几里路，即被匪军冲散，民政长丛琯珠在黄庄被匪捉住，当场遭乱棍打死，又用棉布缠尸，浇上火油焚烧，尸骨无存。其夫人去寻找丛琯珠的尸体时，黄庄一个好心的百姓，把她领到一个地堰边，看到光剩一摊灰了，在灰中拣到几颗铜衣扣，回家缝在衣服上，举行了假葬。林基遑先生等人，是在胡家庄被暴徒捉住的，先把林

先生刺伤，再绑送文城监禁。这时，文城已被打开了，匪徒们四出捉“秃子”，凡是剪了辫子的一个不留。文山下住着一家姓宫的，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十五岁，小的十三岁，兄弟二人剪了辫子，他奶奶用被将他二人卷起藏在炕上，也被翻出，捉去杀死了。说是“五十九烈士”，其实，还不知杀了多少好人呢！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这一天要杀好人了！过去遇到出“红差”（杀人），胆大的还敢伫立街头看看，可这一次是家家关门，店店落锁，谁也不忍出门看一眼。林先生叔侄和琦珠、环珠等二十五人，被拉到北濠树林里（就是现在蔬菜门市部的后身），统统用乱枪、乱刀杀死了。城关一连三四天，像一座死城一样，街上行人很少。事后，刽子手们还对人说：“丛家弟兄和林基遶真是好样的，临死还喊口号哪！”

后来，烟台革命军挥戈东上，直取文城，平息了这场暴乱。

## 附：丛氏三烈士传和轶

### 丛 燮 臣 传

不夜居士

丛烈士燮臣，讳瑄珠，山左之文登大，清光绪三十一年，孙中山先生在京成立同盟会会员也。生而豪爽，性果敢，尤具大无畏精神。后恒语人曰：“余生平无他长，惟事无巨细，但知勇往直前，从无退缩意，成败得失，在所不计。”总角就外傅，便异常儿，弱冠补博士弟子员，即隐隐

以天下为己任，时国家尚以科举取士，烈士虽亦规规于制艺，然心窃弗善焉，芸窗课余，便留心经世宰物之学，壬寅秋，假赴乡闾，考入师范馆。师范馆者，我鲁第一次创设师范校名也。翌春，清廷选士子之优秀者，赴日留学，额定四十名，烈士与焉。时值中日战后，内政紊乱，外交日迫，烈士到东，目击区区三岛，刑政修明，益滋焦灼，每见致乡拜父老书及家报中，不数语必道及国事，声泪俱下，殆有出于不及党者。留东二年，诸同学纷纷毕业归，烈士怀远大，复又同文书院递升早稻田大学，精研政治经济两科，且借联海外志士，为他日恢复祖国计，适孙中山先生至日组织同盟会，遂以介绍入会，致力革命工作，凡数年。迨毕业回国，正宣统三年八月，武昌事起，烈士急奔济垣，与同志蒋洗凡、王鸿一、徐子鉴诸君，义激鲁抚孙慕韩宣布独立，遥为声援。未几，清廷诘责，独立取消。烈士见事不可为，不得已东归，冀养晦待时完成初志，是年冬月初旋里。十二月一日，文城光复，被举临时民政长，任事半月，涤荡烦苛，与民更始。诎文民目光狭隘，兼受奸人煽惑，遂聚众反抗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，麇集邑城，昼夜环攻。当事之激烈者，咸主痛剿，烈士独以乡愚无识，不忍加兵。于二十二日夜，开西门出走让避。迷失道，行至邑西十五里之胡家庄，已黎明，被匪围击，尸骨粉齏，并燃以煤油，毛发无存。呜呼，惨矣，夫以烈士数十年之苦心孤诣，方期为国致用，百端待理。胡设施数日，少出绪余，而经纶满腹，热血一腔，竟断送于一般负刍之手，岂天心之犹未厌乱耶？抑贤哲挺生，反干造物之忌耶？不然，何一代英畏，下场乃如斯耶？吁！不可解已！

## 丛 赞 臣 传

不夜居士

丛烈士赞臣，讳琦珠，烈士瑄珠之仲弟也。短躯干，性沉毅，不苟言笑，年甫幼学，能作擘窠书，骨力雄健，乡先达目为远到，咸嘉许之。及成童，雅好吟咏，俊秀中兼寓慷慨激昂气。于童子试艺，一见便领悟，岁周篇即斐然成章。弱冠时，值国家设学造士，烈士由县选送烟台毓才中学肄业，未几，复转登州中学。维时，学堂虽以次成立，而科举尚未停废，旋于光绪甲辰取入邑庠，烈士视芹藻如草芥，时艰蒿目，居恒怏怏。次年，适胞兄瑄珠，由日京函招，遂偕弟环珠东渡，入早稻田师范部讲求理科，著有动植物教本。迨毕业回国，应山东省师范学校理科教员之聘，时宣统元年七月也。到校未一月，以丁内外艰回籍。发丧后，读礼家居，默观时变。适县立高小校长毕穀贻先生辞职，举贤自代，烈士遂长县校。督课之余，时以种族关系、祖国倾危，谆谆为诸生诤；并发起全县教育会，作精神上之团结，为将来之联合。如此二年，文登学界气象焕然丕变，以故宣统三年腊月初一之举，一呼立应。邑城光复，被举为临时审判厅推事。任事甫半月，积案一清，讼狱持平，有识者方喁喁望治。不意文民不明时势，目举命为大逆，兼受汉奸指使，于是年腊月二十一日聚众攻城。烈士于二十二日夜，随兄瑄珠出走让避，道相失，行至邑北九里许之莲花顶，与烈士丛敬斋同时被获，扛缚送邑城匪局，于二十三日夜晚，遇害于邑城北濠街，殉义时，乱刀齐下，身无完肤，备极惨状。卒年三十有二。遗妻陈氏，子女俱无。

## 丛 华 臣 传

文山居士

烈士氏丛，讳环珠，字华臣，烈士瑄珠之季弟也。世居山左文邑城内。丛于邑为望族，自明孝宗朝，少保廷秀公以进士起家，至烈士凡二十世，累代诗书相继，烈士独生性脱落，不拘拘于小节，雅好武勇及工艺。尝语人曰：“大丈夫得志，当仗剑负弩，为国效力。纵身居草野，亦须从事制造，求有用之学，岂能郁郁久居，从翰墨中讨生活耶。”以故烈士虽生长名门，年逾弱冠，尚未博一衿，食一饩，盖其志别有在也。清光绪三十一年，长兄瑄珠自日京函召，遂从仲兄琦珠，携手东渡，入东亚铁路学校。到校后，志愿少遂，于测量、建筑、管理各科目，悉专精研究，期有心得。未几，星霜四易，已是宣统元年，仲兄琦珠先已毕业回国，烈士甫毕业，尚在参观考察期间，家中凶电拍来，父榘石公、母于氏夫人先后去世，烈士一痛几绝，立随长兄琦珠急奔丧，及大事告竣，闭户读礼，思出铁路心得，少有著述，未及终稿，而武汉义旗遍插江干。烈士乃与仲兄琦珠联合志士多人，将全邑光复，设立临时军政分府，被举为学生队队长。一呼而应募者数百人，烈士每日训以汉族由来及经过，诸青年莫不怒发冲冠，咸思直捣黄龙，宏我汉京。是年腊月十九日，率队赴烟台联合北伐。时文民受奸人煽惑，已暗地结合，揭竿啸聚。行至邑西二十里堡，被匪拦阻，黠者色举，愚者受缚，烈士身居领袖，当然不能身免，被缚送葛家集反革命之分局。二十三日邑城失陷后，复转县总局。旋于二十五日与烈士林仲宾等二十一人，同时遇害于邑东门外

之河畔。殉义时，枪火延烧，衣履全炬，目裂腹溃，惨痛极矣！卒年二十有五。遗妻刘氏，幼女一，旋复殇去。

### 饒 丛 燮 臣

邑人蒋澍唐

霎时四面暗潮生，一个空城两日撑。痛哭不知君死处，魂兮归去月光明。

### 饒 丛 燮 臣 烈 士

族弟丛琬珠

抱百折不回，毅然效命党国，恨负当年残杀。□□为三民主义，绝对信仰总理，看英雄虽死犹存。

### 饒 丛 燮 臣 烈 士

李凤山

罗胸二十八宿，东洋留学著先声，方期革命成城，光复吾文为领袖。

惨目五九人，北郭横尸流热血，孰忍读书返国，株连阿弟作冤魂。

(林治文整理，文登县政协供稿)

---

注：三烈士传和饒，录自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版本《辛亥革命 文登五十九烈士传》

## 梁作友“捐资”纾难震中外

徐叔明

三十年代初期，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，又觊觎华北、华东，于一九三二年发动了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。此时，国民党当局，一方面继续加紧内战，实行独裁统治；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。际此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黄县西北皂梁家村一位普通农民梁作友，上书南京最高当局，言称自愿捐资三千万元，以纾国难，并要求谒见“委座”，面陈收复失地、雪耻救国之良策。这一事件一时成为国内外之要闻。不久，悄然沉寂，使人不知端底。

我系参与办理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之一，有的是亲手经办，有的则是直接耳闻目睹的。现将这一事件的始末如实写成文字，以供读者参阅。由于事隔多年，详情细节不免有所遗误，加之笔者胸无点墨，言难尽意，尚希各位知情者予以补正。

### 奇闻突发 莫衷一是

一九三二年春一个星期四的上午，县长郎咸德（郎贯一）秘密召集了一次县政会议例会，参加会议的有支应局长

杜乐仙，财政局长王石生，教育局长徐叔明，建设局长许士范，商会主席范省斋，还有地方士绅张子衡（前任财政局长）等。郎咸德在会上突然提出一件奇事，说龙口附近的北皂梁家官宦农民，名叫梁作友，声称他要捐资三千万元，以纾国难。郎征询大家此事究竟能属真假虚实。会上，据多数人分析，此纯系狂言，其理由是，全县所有“荣户”，俱已经支应局会同各区公所调查清楚，登记在案。一户也漏不了。起初这些有钱人家因为得了“荣户”称号，感到荣耀，无不高兴；后来识破了这是为了便于收捐征税而巧立的名目，又都叫苦不迭。现在谁还愿出这个风头？再说能存三千万元的富户在黄县从来也没有过，更未听说有个梁作友。但也有人提出不同见解，做出如下判断：一九二九年张宗昌第三次入鲁时，被刘珍年打败，由龙口经海路窜逃，曾丢下不少军需辎重，张宗昌系日本豢养的走狗，可能在日本银行存有巨额军费，逃窜时将存款凭据丢失，被梁作友拾到。梁自知其个人从外国银行提不出这笔巨款，便想以捐献的名义，借助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办理。这样既可以得到捐款义举的美名，个人也可以从中捞到一点好处，以获名利双收。大家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郎咸德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似有所思，不加然否。在临散会时，郎咸德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书“会后留步”。散会之后我便留下来，他又约我到其办公室共进午餐。对于这举动，我真可谓“受宠若惊”。心想：我身为国民党县整理委员会委员，是一个列入中央系统的人；而郎则是被称为“胶东王”的地方军阀刘珍年的老同学，并任过刘暂编二十一师的参谋长，后经刘的推举，荐任为黄县县长。他能单独约会我，说明我还未被排挤，内心颇为自得。



在郎的办公室进午餐时，他又很恳切地问我与梁作友其人是否认识，以前听说过没有，捐资一事可靠否。我断然回答：这个名字我根本没听说过，绝对不会有这回事。这纯是痴人说梦，是神经病。郎威德又告诉我，已分别上书驻烟台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、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南京最高当局。对于这件事他一直保密，待通过各方面调查证实后再作处理。自从刘珍年正式传下着其调查梁作友请求捐款一事的函件后，内心又产生了疑问。曾经将八区长张朴臣（张建邦）召来，令其作过详细调查。据张调查结果，梁作友全家共有三人，除了他本人以外，尚有老母和一胞妹（据考证梁当时尚有一胞弟在东北）。胞妹业已出嫁，但常住娘家，侍奉老母，帮助料理家务。梁早年曾订过婚，后女方嫌梁家境贫寒，相貌丑陋，而解除婚约另字他人。梁家只耕种少量土地（据考梁家只有一市亩土地），农闲时梁本人还到龙口一所小制袜厂帮工记账兼销货，取得微薄工薪，才得赖以维持生计。据张认为，捐这样一笔巨款是不实际的事。郎又说：“但我想梁作友不痴不傻，既然没有钱，为什么这样干？这种玩笑是开得的吗？”

谈到这里郎威德从抽屉里，拿出一份由南京政府发来的电报，递给我看，电文是：十万火急！黄县县长郎威德：着即派妥员将你县八区梁作友先生护送来济南胶济铁路饭店，以便会同赴京。启程时间电复蒋伯诚。郎威德又接着说：“这件事叫我真伤脑筋！如果我调查有误，梁作友的捐款果成事实，我对刘师长怎么交待呢？”

这时，我才如梦方醒，知道刘珍年早已接到梁作友的上书，着令郎威德秘密调查，郎通过八区区长张建邦详查后，